



# 渴望

陶麗絲·萊辛著

現代文學譯叢

渴 望

英國 陶麗絲·萊辛著

解步武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 渴 望

著 者 陶 麗 絲 · 萊 辛

譯 者 解 步 武

---

分類。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114 字數。116 000 插圖。1

開本。762×1067 1/25 印張。6<sup>14</sup>/<sub>25</sub>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 次 印 數 8 5 0 0 冊

1 — 8 5 0 0

定 價 七 角 四 分

( 港 口 紙 本 )

---

出 版 者

上 海 文 藝 聯 合 出 版 社

上 海 閘 明 國 路 一 六 九 號

總 經 售

上 海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上 海 山 東 中 路 一 二 八 號

三 新 印 刷 廠 製 版

睿 明 印 書 館 印 刷

上 海 新 昌 路 四 八 一 弄 二 號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〇 七 二 號

## 小說家陶麗絲·萊辛

維·弗拉第米羅夫

馬克西姆·高爾基會這樣說，一個剛從事寫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應該從他生長的地方，他最熟習的生活開始。這句格言式的話簡要地說明了一個真理，即凡帶有藝術性的創作過程，都不僅需要作者對主題熟習，而且必須有情感。只有從作者心靈深處寫出來的東西，才能感動讀者。

一九五〇年，當這位年輕的英國作家陶麗絲·萊辛發表她第一部小說草葉之歌的時候，就很清楚地看得出，從這部描寫南洛諦西亞的白人移民道德破產的故事裏，作者對非洲這主題不但十分熟習，而且體驗得非常深刻。在她接着發表的：這是老酋長的國家（一九五一），馬大·莫斯特（一九五二）以及五（一九五三），她始終忠實地追隨着這一主題——這一片遼闊的大陸，在英文寫作中，常用『黑暗』二字來描寫，這不僅意味着非洲人的膚色，也說明外界對非洲的情況了解得少。

陶麗絲·萊辛是深深了解她的非洲的。她生在波斯，五歲時就跟着父母到南洛諦西亞，於是這英屬中非的心臟地帶，便成了她的第二故鄉——直到最近她才遷回英國——她像人們記述故鄉似地寫非洲景物，以一種和深切關懷分不開的愛戀之情處理題材，報道讀者。那一望無際的草原，蒼翠的羣山，奔流在狹窄的峽谷裏的大河，拂曉時的嚴寒和日落時的酷熱，鮮豔的藍天，以及預示熱帶的傾盆大雨將來臨的緊張，確是一些使人心移神往，不能輕易忘懷的情景。

在她的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裏，作者以極大的篇幅描寫白人的農民生活，和以狹隘的利己主義為

本位的小城市裏的情形，那種瀰漫着淫蕩和刻薄的種族偏見的所謂「社會」。不過它的主要特點是一種憤怒的抗議的呼聲：她抗議貪婪的殖民政策，抗議掠奪非洲人民的財產，抗議各種各樣的種族成見。

大多數「白人」資產階級作家所寫的關於非洲人民的著述，都隨着吉卜林<sup>①</sup>式的傳統，把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看作一種悲慘的、被征服的部落民族，「一半像鬼一半像小孩」。可是陶麗絲·萊辛以尊敬的态度對待非洲人民，她竭力使讀者不僅熟悉他們的風俗習慣，也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他們最深切的要求、希望和抱負。

關於非洲人民天賦的智力、輝煌的才能、以及工作中的幹練，作者雖都已敘述得很詳盡，不過在她最初幾本著作裏所提到的關於黑人的性格，似乎有些模糊和毫無特色。例如在沒有魔法出賣裏，以及這是老酋長的國家裏的小丹皮，故事裏的白人「慈善家」是用深刻的諷刺筆墨來描寫的，只是作者還沒有看出黑人之中有一種可供積極反抗的力量。非洲的抗議僅止於一種沉默和隱忍的怨恨，止於一種認識到自己主權的自得之感，老酋長爾斯蘭加裏的情形就是這樣的。不過在這部早期作品裏，我們已經感覺到那種深刻的、長期隱忍着的怨恨化作了力量，並且成爲非洲的白人時常在無形中感到恐慌的主要因素，當他們在手無寸鐵的本地居民裏來往的時候，儘管隨身帶着武器，用成羣的獵狗在周圍保護，仍然無法擺脫這種恐慌。

作者的理解力不斷地跟着她的作品增長。在她最初的兩部著作裏，她着重對種族主義作道德上的

① 吉卜林（一八六五—一九三六），英國作家。

指摘，以後在馬大·莫斯特裏，尤其在五裏，她盡力挖掘這種種族歧視的社會根源，以及它和殖民地奴役政策的關係。這一點在五裏的兩個短篇、一個中篇小說裏表現得非常成功。

高原牲口的家庭的故事的情節很簡單。有一對年輕的英國夫婦，從他們人口過多的本國遇到了南洛諦西亞，想找一個安居的地方。可是他們發現這『帝國的前哨』的房屋情況並不比家鄉好；要是不去僑民營，就得住到花費很大的旅館裏。想盡辦法才租到幾個房間，附帶着一些傢具，以三個月為期。有一個房裏掛着一幅很大的畫，畫着些牛羊站在夕陽渲染的池塘裏，池水深沒到膝。這對新房客時常看見他們的僕人——一個叫查理的年輕非洲人——帶着虔誠得出神的神氣在畫前留戀。某些非洲部落對牲口仍然保持着一種宗教的態度，而這幅畫上的牛羊便看成是真的，作為膜拜的對象。查理愛着一個姑娘，姑娘的父親索取十頭牲口的身價，這是大得無法辦到的。查理在盤算，最好能把這幅畫着高原上美麗的牛羊的畫來代替老人所需要的真正的牲口。這英國夫婦終於幫助他達成了願望，給了他那幅畫，以相當代價貼還女房東的損失。

這富有詩意的故事無非是借來描寫非洲人民的悲慘命運的。作者筆下整個殖民城的生活存在着天淵的差別。這地方從東到西長達十五哩，『但如果你問一個當地居民一共有多少人口，他會說是十萬，一個很小的數目。為什麼這樣少的人需要那樣大的面積呢？這居民也許會聳聳肩膀，表示他從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實際上並不止十萬，很可能是十五萬，不過其餘的都是黑人，這意思是說他們是不計算在內的。』

從市中心起，通過一排排雪白耀眼的大建築，和閃動着霓虹燈光玻璃窗，大約是十分鐘的車程，

就到了非洲人民簇居在一起的貧民窟。在破爛邋遢的木屋和茅舍裏找不到住處的非洲人，就安身在『由各種各樣廢料七拼八湊而成的奇奇怪怪的小屋裏，藤袋或汽油箱板圍成的牆，或是一塊塊破銅爛鐵蓋起來的屋頂。』

像查理這種在白人家裏幫工的非洲人，住的情況也好得有限。他們住的是附在宅外的小屋，許多人擠在一間骯髒的小室裏，睡在水泥地上。

『……上街買東西的婦女，工作中向窗外溜眼的打字員，坐在汽車裏的大商家，隨時可以看見（假如他們高興的話）一長串戴着手銬的非洲人，前後各有兩名警察，後面跟了一羣零零落落的女士人，陪着丈夫去法院。他們都是因為沒有進城的許可證，或者自行車上沒有燈，或者說不出自己的衣服和物件的來源而被捕的。他們正被帶去見地方長官，說明各人的情形。他們將被處以小量罰款，或者用坐牢來替代。他們總是甯願坐牢。一個每月只掙到二十或三十先令的人，要付掉十先令的罰款，可不是鬧着玩的，何況坐牢還可以白吃白住兩星期，也總算很難得了。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辦法，因為這些犯人可以修路、割草、種樹。這和有一批自由人的勞動是一式一樣的。』

陶麗絲·萊辛不僅對殖民制度感到憤慨。她也帶着忿怒的嘲笑描寫像吉爾斯夫婦——查理的臨時屋主——這一類好心好意、消極無能的『自由主義者』。這些年輕的英國知識分子早在心裏存下一種幻象，想像着自己『和一班一團和氣的人們生活在一起，那些人對藝術十分有興趣，新政治家週刊是他們每星期的讀物，主張像有色人種差別待遇這類可恥的現象，以及黑白鬥爭等問題都可以用充分的親善獲得解決。』作者指出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義憤不平，都在十足的心安理得，和對現行制度消極的

採納中很快地化成了泡影。故事結束在查理因『偷竊』了那張畫——他的雇主那樣好心好意給他的——給關進了監牢。他的老東家自然很容易證明他無罪——可是爲了土人的緣故值得那樣麻煩嗎？

蟻堆。這裏的主要人物是兩個男孩子，一個是白男孩湯美，礦上總工程師的兒子；另一個叫賣克，一個混血兒，『白人』礦主和一個非洲女人的私生子。兩個孩子像一般孩子似的在一起玩，可是湯美後來進了城裏的學校，而賣克找不到一處地方能容許他進去受教育，因爲他手膀裏面的皮膚是棕色而不是白色的。湯美來幫他朋友的忙。每年逢到休假，他就把所學到的一點知識都傳授給他。他拼命爲賣克爭取前途，就像爲自己一樣。

這故事從各方面說來都是優美的，惟一缺點是作者容許她的人物把教育作爲解放非洲人民的主要手段，對教育的重要性作了些誇大的想法。賣克反覆着改良主義者的論調說，教育是一切事物的關鍵——第一是教育，然後是獨立——不知殖民者就靠了這種論調來維持他們的權力。

在她的中篇小說渴望裏，作者更大膽地面對這問題，主題是一個年輕非洲人性格的形成和他對於政治意識的覺悟。

在南洛諦西亞，像在南非聯邦和非洲大陸的其他地區一樣，非洲人民都被趕到保留地上，住在用爛泥和青草堆砌的、昏暗而煙霧騰騰的茅屋裏，用幾世紀以前他們祖先所用的原始工具耕田種地。受到饑餓和毫無樂趣的生活的壓迫，非洲青年都一個個奔向城市和大規模的農場，去爭取工資，結果給礦山上造成了一個賤價勞動力的廣大來源。

有一個叫伊巴夫的年輕非洲人，他的整個幼年時代都在夢想着白人城。強烈的求知慾引他埋頭自



學，沒有一點幫助，所用的工具只是垃圾堆裏檢來的破碎的字紙。他就帶了這點知識進了城。說不盡的誘惑都在那兒等候着這渴望的青年；周圍光怪陸離的東西弄得他跟花綠亂；他只知道一件事：他要生活得與衆不同，但又不知道該怎樣不同法。由於單純無知，竟然投進了一夥盜賊、匪徒和殺人兇手的羅網裏。幸而他們那種生活激起了他內心的反抗情緒。他們的壞影響剛好給他在無意中遇到的、一羣進步的非洲知識分子的教導所抵消。這些獻身為非洲同胞爭取前途的人，被大眾稱為『先知先覺』。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伽巴夫第一次聽到了工會、組織、政治、委員會、反動、進步和社會等名辭。遺憾的是作者寫『先知先覺們』的活動，所佔的篇幅遠不及她花在描寫罪惡社會的那樣多。

當伽巴夫被一個賊幫頭子傑利奇追着闖到彌西先生——一個進步組織的領袖——的家裏，希望搶到一筆組織的基金的時候，他滿以為一到那兒就能警告彌西先生他身臨的危險，不料事情起了不幸的變化，他無法證明他的無辜，因此被送進監獄裏①。

早在伽巴夫心頭醞釀着的轉變，到了監獄裏才正式發生。彌西先生幫助他理解自己原是他人民的一分子。讀者一點不懷疑，將來伽巴夫離開監獄的時候，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命運和為自由非洲奮鬥的『先知先覺們』結合在一起。

陶麗絲·萊辛把一些故事裏的非洲人物寫得過於簡單這一點，並無不是之處。她告訴了我們他們非常豐富的內心生活，他們的熱情和願望，猶豫和失敗，以及在成長中的、為正當權力作鬥爭的意志。

陶麗絲·萊辛在構思上的大膽發展，和她寫作技巧的進步是分不開的。她那種鮮明生動的敘述體

① 本段原文與書中故事有些出入，譯者作了一些更動。

裁，加上有時微妙，有時——在描寫她本國的殖民地人民的時候——又十分辛辣的幽默感，使她的短篇小說集五成爲傑出的著作。陶麗絲·萊辛是一位簡寫能手——只需要三兩行字就可以刻劃出一個人物來。不僅把主要人物的性格表現得絲毫不爽，對所有小角色也都描繪得細緻逼真。他們的語言一般都能充分發揮各個不同的個性，對話則採用一種易於表達非洲人思想談吐的隱示暗喻。

陶麗絲·萊辛是一位既有天才而又勤勉的作家，一位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一個理想的藝術家。她的真誠和樂觀，和她那種想把她的藝術爲社會進步、國際的友誼與和平服務的願望，必然會使她獲得廣大讀者的尊敬。

Doris Lessing

# Hunger

Michael Joseph

London, 1953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非洲英屬殖民地的一個青年，因為不滿於飢餓和艱苦的耕種生活，奔向城市謀生。到了城裏，由於他的單純無知，終於落入了一個專事偷竊和兇殺的賊幫。他一心想與眾不同，生活得舒服，但是也厭惡偷竊的行爲，思想一直起着鬥爭。同時，由於偶然的機會，他遇到幾個進步的、爲非洲同胞爭取前途的知識分子。一次，賊幫頭子脅迫他闖到進步領袖彌西先生家裏去偷竊，他滿以爲一到那兒就可以通知他，不料事情起了變化，他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遂鋃鐺入獄。在監獄裏由於彌西的幫助，他思想漸漸地起了轉變。

作者使讀者深信，他出獄後一定會把自己的命運和爭取非洲人民自由的事業結合起來。作者五歲就到南非，對非洲情況非常熟悉。她以生動的筆調，加上辛辣的幽默，把整個誣盜誣淫的罪惡社會描寫得淋漓盡致；至於對殖民政策和種族歧視的指摘，尤不遺餘力。



陶麗絲·萊辛

定價：七角四分

渴

望



茅屋裏面沉沉的，而且很冷，長方形的門洞，爲了雅觀起見，掛着一隻蕪袋，蕪袋周圍透出許多散漫的黃色光芒，一隻隻黃黃的、暖暖的手指，都從蕪袋上的破洞裏伸進來，輕輕地戳着伽巴夫的小腿。『唔，』他咕噥着，蜷起了兩條腿踢着毯子，把全身蓋好。伽巴夫身體下面墊着一張蘆蓆，一碰到蓆子上的冷氣，就縮了回來，在睡夢裏埋怨着。一會兒，他的腿又露了出來，溫暖的手指又在戳他，他真是一肚子的怨恨。他竭力要繼續睡下去，抓住了睡眠死不放手，惟恐小偷把它偷走；又好像睡眠是一條毯子，便死勁把它裹緊在身上，不讓它滑掉；無論是過去渴求的，或是將來希望的，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他此刻對於睡眠的需要。他貪婪地捧着它，宛如寒夜裏捧着一杯熱酒。他喝，拚命地喝，醉得昏昏沉沉，向他說話，好像石子扔在大海裏。『唔！』伽巴夫又咕噥了一聲。他靜靜地躺着，就像一隻死鬼子。他雖然發了誓，決不動彈，決不坐起，一心一意撲緊了別人正想來搶走的睡眠，可是說話的聲音不斷地飄進耳朵，他還是坐了起來，滿臉的氣惱和不高興。

他的弟弟巴夫，躺在泥地當中一堆死灰的另一邊，也坐了起來。他也在生氣。他警轉了臉，一面拎着毯子站起身來，一面慢吞吞地眨着眼睛。但是當他母親責罵的時候，他恭恭敬敬地默不作聲。

『孩子們呀，你們的爸爸早在等着你們，已經等了可以鋤完一塊田的工夫了。』這話的意思是說



他們記住自己的責任，把他們已經忘懷了的事重新放在心上——早一個時候，已經喚過他們了，他們的父親曾經輕輕地先後推着他們兩人的肩膀。

巴夫心虛氣餒地疊好了他的毯子，把它放在茅屋另一邊的一個矮矮的土墩堆上，然後站着等待伽巴夫。

但是伽巴夫正在昨夜燃燒下來的灰燼旁邊，支着胳膊肘，對着嘮嘮叨叨的母親說：『媽，你的話像風吹來的沙土那樣多。』巴夫吃了一驚。他對於父母只知道恭敬，從來不敢回嘴。可是說話的是『大嘴巴伽巴夫』，他就不以為奇了。假如父母們感嘆地說，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孩子會像大嘴巴這種樣子對父母說話，那就可見現在像這種樣子說話的孩子的確很多了——一件日常見慣的事，還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呢？

『咳，媽，別多話！』伽巴夫說，打斷了他母親尖銳刺耳的一套話。『別多話』這幾個字是用英國話說的。這一下巴夫可真嚇壞了，不僅是他尊重舊禮教的那一份心思，他整個兒都嚇壞了。他急忙向伽巴夫說：『你也該住口了。父親在等着呢。』他覺得十分慚愧，於是掀起門上的蘆袋，走出茅屋，對着日光眨了眨眼睛。太陽帶着淡淡的、燦爛的金光，很快地增加着熱力。巴夫在日光裏活動他的僵硬的四肢，好像那是熱水似的，然後他站到父親的身旁，說：『爸，您早。』老人回了他一句：『你早，孩子。』

老人披着一條有紅條紋的黃毯子，裹住了肩膀，用一個大的鋼別針扣着。他手裏拿着一把耕地上用的鋤頭和一枝祖先傳下來的長矛，這是遇到機會扎兔子或羚羊用的。孩子身上沒有毯子。他穿着一